

立传

L I Z H U A N

②

李健健◎主编

画家王阔海传
李业平传
晚年孙犁

新华出版社

李健健
主编

立传

LIZHUAN

2

新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立传.2 / 李健健主编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011-9806-1

I. ①立 … II. ①李 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作品集—中

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6764号

本书由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资助

立 传 2

主 编: 李健健

责任编辑: 刘燕玲

封面题字: 王阔海

策 划: 北京翰青立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E-mail: hqlizhuan@163.com

封面设计: 北京汇亿创佳文化传播中心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mm×240mm 1/16

印 张: 20 彩插: 32页

字 数: 23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2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806-1

定 价: 39.80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: (010) 63077101

目录

卷首语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■ 画家王阔海传 | 李健健 著 / 1 |
| ■ 雕塑家王维力传 | 王且力 著 / 75 |
| ■ 李业平传 | 姜 安 著 / 141 |
| ■ 冯玉祥别传 | 吴东峰 著 / 189 |
| ■ 晚年孙犁 | 阎庆生 著 / 211 |
| ■ 中短篇传记文学的复兴及时代意义 | 李健健 著 / 257 |

后记

李健健 著

画家王阔海传





“红小鬼”张敬民师长冒着漫天飞雪，从东平湖打靶训练场急匆匆赶回师部，因为长清县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，借用师部礼堂。这可是他们高炮师的共建单位，张师长无暇顾及天寒屋白，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来到师电影队广播室。他心想，县领导讲话时，喇叭可不能不响。

他轻推了一下广播室虚掩的门，一股难闻刺鼻的气浪扑面而来，他后仰了一下身子，什么味？！推门而入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双脏棉鞋横在暖气片上，烧红的铁炉上一盆酱汤似的东西冒着热气。原本应该洁净的单人床，此时竟然有人裹着被睡觉。张师长走到床前，克制着心中怒火，拖着厚重的鼻音说：“小王，怎么了？”

新兵王克海（若干年后改名王阔海）吓了一跳，躺在床上，仿佛大脑锈迹斑斑，“我、我、我感冒了。”

张师长望着王阔海眉间蚕豆般的黑痣和木讷愚笨的表情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怎么这屋里弄这么大的味？嗯！”

王阔海木呆呆地躺在床上，没有回答。张师长厌恶地斜视了他一眼，对跟随的人说：“这新兵，不下连队锻炼锻炼不行！”说完，张师长背着手气哼哼地走了。

张师长走远，王阔海似乎才缓过劲来，清醒了一些。觉得自己应该下床给首长敬个礼，解释一下炉子上



王阔海





1971年，王阔海在师部电影队当放映员时在师部大礼堂门前留影。



煮的醋是为了治感冒。可是，一切都晚了。

张师长回到打靶场，找到宣传科长万道新说：“王克海，啊，把广播室弄得臭烘烘的，我都进不去！叫他去643团农场种水稻去。这个人，团里不能用，营里不能用，连队还不能去，就叫他下班里锻炼锻炼。”

县里的三级会议结束没几天，兴高采烈的老兵卢振中，突然出现在王阔海面前。他指着王阔海说：“让你到下面锻炼，让我接替你。”王阔海虽有预感，但还是心存幻想：也许下，也许不下。

卢振中有一丝遗憾地说：“你这一去，我们还不知道能见面吗？我听说让你下连队，是师长说的。”

王阔海的双眸充满忧伤。这是1971年岁末，他刚好入伍满一年。虽然内心悲伤、难受，但这时候不能当熊包，再说自己连“五好战士”都没当上，怎么有脸见父母？下就下吧，硬着头皮往前冲！

在去643团的路上，王阔海回想起自己当兵的经历。1970年初，高中临毕业，学校举办了“复课闹革命”的画展，他画了数幅老师、同学学习生活的场面。这是他的第一次画展，校长表扬说：“你这是临毕业结了个‘大独瓜’。”已经小有名气的他，把画的斯大林油画像送给老师，老师拿给带兵的领导。北京军区空军地勤和济南军区炮兵同时看上了他。济南军区带兵的说：“你还是到我们炮兵，我们推荐你到师电影队，那里需要写写画画的。”

“行，我就到济南军区。”那时他想，兴许我的画家梦能在部队实现。

山东招远武装部发给他一大包冬天的军装。他抱

回家，惊喜地发现还有裤头！他反复摆弄，想找到口在哪里？曾在大连闯荡过的父亲，拿过来抖了一下，说：

“这不是带子吗？口在这，从这伸腿。”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。离家当兵，第一次坐上了火车。他悉心地体验着坐火车的每一个细节。之前，听人说部队吃饭要抢着吃。路上，发给他两个馒头，三口两口吃了下去，差点把他噎死。车到济南，宣传队来给新战友演出，那些女兵穿着绿军装，斜挎黄书包，书包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，扎着腰带，脚登黑色方口布鞋，皮肤细腻、身姿矫健地在他们眼前载歌载舞。他幸福地欢笑着。

新兵训练结束后，他分到团电影队。不到20天，他上调师电影队。刚到，就见有一女兵主动向他伸出手，他不好意思，始终没敢伸出手。女兵的脸微微发红，说：“你是不好意思。”后来知道，这位女兵叫刘燕。进了电影队，同来的战友都对他羡慕不已，这时，农村老家也有人来提亲了。

王阔海回到现实，这下可好，自己跟犯了错似的，从天宫打入了地牢。

他抵达了驻守在东平的643团6连5班。这里是过去水泊梁山的旧址。连队没有营房，他们住在农民的厢房里。天寒地冻、北风呼啸，王阔海刚来，也没有确定具体工作。但站岗，每位战士都必须履行。因为天冷，王阔海也跟老兵学，睡觉时把脚底被子用腰带扎住。深夜，他酣睡正浓，有人捅醒他说：“轮你站岗了！”他只好钻出温暖被窝，穿戴整齐去哨位。除了在新兵连站过岗，他还没有仔细体会站夜岗的别样感受。站在寒夜中，听强劲刺骨的大风把四周的炮衣吹得哗啦哗啦，看



王阔海写生作品





王阔海写生作品



影影绰绰的炮衣起伏跌宕，那响声似狂风鞭挞，呼啸的风凄厉、悲凉，像王阔海忧伤的心绪。他还是后悔，并在后悔中激励自己，要坚毅、坚强，要学雷锋，要干出名堂，这名堂在他心中变得很实际：最好提个干；在城市找个对象（他在电影队时来家提亲的，听说他下连队，也就杳无音信了）。

大米好吃，水稻难种。师长让他种水稻，他就来到了鲁西南鱼台农场。乍暖还寒的初春，王阔海和战友就要为水稻落谷。他们用机器先把稻田翻一遍，为了平整稻田，班长在后面犁耙上站着，手拉绳子掌握平衡，而王阔海和五六个战友跟牛似的，在前面背扛粗硬的绳子，把尖形锯齿的犁耙往前拉。春水刺骨寒，他们在凛冽寒风中，高挽裤腿，王阔海学着老兵的样子呼喊：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！噗通跳进水里，水没膝盖，水底又冷又滑，站不住脚，他们不停地来回倒脚，双腿的知觉渐渐麻木，他们拉起绳子，弓着身子艰难前行。“劳者歌其事”，为了释放身心的这番劳苦，他们重复唱着《智取威虎山》的两句唱词。他们一边拉耙一边唱着：挣扎在这无底（此处伴着哗啦哗啦的踩水声）深渊，乡亲们切齿怒向（哗啦哗啦的踩水声）威虎山。没几天，王阔海的腿脚都裂了。每天临睡前，他涂抹防冻裂的粉色“马管油”。种完水稻，他的被子变得黑乎乎油乎乎，目不忍视。

从电影队到种水稻，王阔海心理上还是存有落差。可是看到跟他一起种水稻的河南兵，整天乐呵呵，无忧无虑的。他觉得自己应该向人家学习。老兵对王阔海都很尊重，称他是“机关兵”。经常给他递烟，王阔海说

不会。他们说：“抽吧，抽烟解闷。”慢慢地王阔海和他们打成了一片。有时也买盒烟给战友。心绪反复的王阔海，愁苦的时候觉得“借烟解闷，闷更闷”。

连队开展谈心活动。王阔海发现班长跟副班长有矛盾，在谈心过程中，他对班长说：“副班长挺不错的，对你也不错，不应该总是批评他。”此后，星期天出公差、到炊事班帮厨，班长就派王阔海。对他批评多，表扬少。王阔海为副班长说好话得罪了人，他从未让副班长知道，而是悟出了：不能随便给领导提意见。

师电影队的同事来团部放电影，王阔海与战友每人提着马扎去看电影。远远地看到昔日熟悉的战友刘燕、卢振中，王阔海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，想见又怕见，越不好意思，内心越酸楚。紧接着，农历八月十五深夜，朗月在天，他独自走到离连队二三里的水渠旁，遥望家乡的方向，嚎啕大哭。他悲伤忧愁，不知何时是出头之日？！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他悔恨交加，心想：我以后要是见了师长，我得问问他，我锻炼得怎样了？你让我锻炼到什么时候？我在连队呆3年了。从一个兵做起，基层的艰难困苦我都经受了；我听从指挥，努力表现。每天，我都抢着把宿舍的地扫了又扫，争先恐后地到炊事班为战友打饭；厕所的粪池满了，我主动清除、挑粪……新来的班长经常对我提出表扬。想到自己的一些成绩，王阔海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他擦去泪水，拍拍屁股上的泥土，无可奈何地又回到连队。

人生有起有落，黑夜总有尽头。营长知道王阔海会画画，就调到营部画苏、美的各种战机，配合高炮训练。王阔海画得很像。营长看到纸上的飞机爱不释

素壁有琴韵太古
虎念月待吟诗





王阔海写生作品



手，赞扬有加。王阔海的心豁然开朗了，在去营部的路途中，他看天上的云儿是那么优雅，阳光是那么明媚，鸟儿的歌声婉转动听，他的步履轻盈欢快，内心充满喜悦。画飞机一扫他往日的阴霾，带给他信心和骄傲。

连队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有趣。鱼台本就是鱼米之乡，稻田里、水渠里鱼儿无数。连队组织大家抓鱼，全连七八十人站在浑水里摸鱼，鱼在他们双腿间窜来窜去，令人兴致大增，欢乐无比。抓到的鱼，各班拿回去剖净、撒盐、晒成鱼干。画飞机、抓鱼竟然让王阔海觉得生活变得美好了。

尽管在王阔海的天空里不再是阴云密布，但偶尔，他还是会想，首长会不会想起我？！我要是见了他怎么跟他汇报？

一天，王阔海去上厕所，突然见到师长进来。他一愣，赶紧说了句：“首长好！”

首长正小便，浓重地哼了一声。王阔海什么也没说，走了出来，心中无限遗憾，怎么在厕所见到首长？突然见了，怎么就一句“首长好”呢！转念一想，在别处可能见不到首长。他想问问：我锻炼得怎样？你让我锻炼到什么时候？他失去了机会，没有问也没有说。这时，他在连队已经呆了5年。

为了不再住百姓家，部队开始建营房，他们来到泰山傲来峰下。连长不让王阔海参加打石头、搬石头，让他在宿舍画大老虎。在一张张大板纸上，他画上山虎、下山虎。连长看了爱不释手，拿去送给新来的营长、教导员，说：“我们连队有个秀才，小画家，画老虎画得特别好，我让他给你画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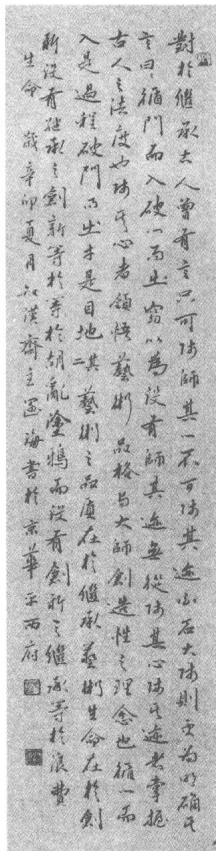
王阔海以连队的铺板、炊事班的面板为画案。连队9点熄灯后，王阔海就在面板上伏案画画。画多了，就开始积极投稿，他画的一幅“解放军与农民秋天里学毛著”在《大众日报》农村版刊登了。王阔海欢欣鼓舞，这是他第一次发表的画作，这年他21岁。他拿着报纸给连长看，连长高兴地竖起大拇指一挥，“你是我们连队的秀才，不简单！”班里的战士争相传阅。王阔海写信告诉父亲，父亲在生产队也看到了。在地头上，父亲骄傲地说起此事。王阔海的同学不相信，说：“重名的多了，就你儿子叫王克海吗？”

“我儿子给我来信了，就是那天《大众日报》农村版，怎么会错呢？”老父亲有些不高兴。

就是这豆腐块大小的画作，令王阔海欣喜若狂、精神大振。恰好这时，团里需要画幻灯，展现连队的好人好事；连队的“五栏一榜”；黑板报等都是王阔海一个人加班加点地画。年底，王阔海已经干满6年。他提不了干部，又不能总当老兵，连队让他复员。团政治处的叶主任拖着湖南长腔说：“小王不能走，他有才，这是我们的才子，部队还要用呢！”

连长回来告诉王阔海，“叶主任不让你走。”

王阔海慢慢地开窍了，他找到师宣传科长万道新说：“我都在连队呆6年了，复员不让我走，怎么弄啊？给师、团搞幻灯，在军区也拿了一等奖；每个连队的‘五栏一榜’都是我亲自画，天天加班加点，出了多少力？你给师长捎个话，问问师长，我锻炼得怎么样了？我在连队表现很好，考验都经受了，我还要在连队待下去吗？”





王阔海写生作品



万科长说：“小王表现不错，你为部队文化建设做了贡献。我去找师长问问。”

万科长找到张敬民师长，说了王阔海这些年的工作成绩。张师长说：“那就把他调上来吧。”

1976年，王阔海回到了师电影队。

王阔海回来后，参加了济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宣传处组织的活动，到毛泽东树立的典型小陈庄体验生活，收集创作素材。在电视机并没有完全普及的情况下，小陈庄的电视机给了他启发。他创作的“山村有了电视机”旨在反映社会主义大好形势，又一次登报。

济南军区负责美术创作的殷培华发现了王阔海，让他参加济南军区的美术创作活动。与整个军区的美术创作人员汇聚在军区招待所，王阔海欣喜若狂，觉得这里高手如林，是向诸位老师学习的大好机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床位紧张，王阔海不能住招待所，只能回部队创作。王阔海找到殷培华说：“在这老师多，我有机会学习。给我个小被子小床就行。”

王阔海跟着他们在八一展览馆练习工笔画，感悟着线条的流美变化。一起来的陈全胜说：“哎，你这线条可是大江南北第一家。”

他的画作不仅在“前卫报”刊登，还选入了《济南美术创作选集》。王阔海回到部队，为炮师的4个团级单位画幻灯、布景、“五栏一榜”。每到一处，团长亲自陪同吃饭。这种自豪和成就感更让他担心复员回乡。为此，他请假回乡找到当大队会计的堂哥商量，万一提不了干，希望堂哥帮忙找个工作。堂哥沉思片刻，为难地说：“农村能干什么呢？最好在部队提干，那是光明大

道，能成就你的画家梦想。”王阔海当时是部队自学成才的典型，他觉得只有在部队才有发展，要是回家修理地球，画家梦就实现不了。

返回部队，他找到文化科长张恩绪说：“你看我当兵都8年了，给部队出了这么多力，能不能提干啊？我26岁了，对象都没法找，找农村的不甘心，找城市的，又不是干部。张科长，你给说说好话。”

张科长和宣传科长万道新一起找到张敬民师长，说了王阔海的工作成绩和个人愿望。

张师长说：“那就提嘛！”

二

真是败也师长成也师长。师长一句话，王阔海的命运就此改变。电影队写文章的景丰泰就曾跟王阔海预言，“老王，我们俩要么不提，要提了，后劲都比他们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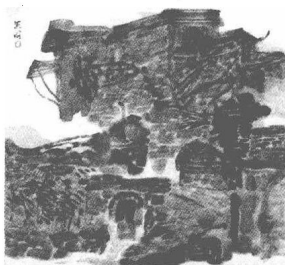
王阔海提干放在哪里？637团缺收发员。提干命令一下，王阔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心想：这下可好了，豁然开朗，在部队可以走得更远，画家梦想可以实现了。

提干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自行车。穿上四个兜的军装，换上了新袜子，新买的皮凉鞋擦得锃光瓦亮。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：行了！这下要在城市找个对象！

去师部的途中有一个大下坡，王阔海这时最喜欢穿着四个兜的军装、脚蹬黑亮的皮凉鞋，从坡顶骑着自行车顺势而下。他挺直腰身，面带笑容，双眸闪烁着欢



1979年，已提干的王阔海在师部大礼堂前为哨兵画像。





这是1981年在团里当书记时，正在学习。



快的光芒。骑在自行车上，王阔海觉得自己像欢快的小鹿，身姿矫健，优雅潇洒。当微风轻抚，鸟鸣花开，王阔海看天空是瓦蓝瓦蓝，河水是清澈纯美，大地是苍翠广阔。王阔海想：这就是风华正茂，春风得意！

有人给他介绍师后勤部副部长的女儿。一见面，王阔海感到赏心悦目。那姑娘长着一双大眼睛、双眼皮，睫毛长长的，向外翻翘，眉目传情，楚楚动人。王阔海觉得这就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女人，他全身心地爱着，一遍遍畅想着今后的幸福生活。有一天，他到老乡家，无意中，从后窗发现他恋着的那姑娘正在家门口送一个小伙子。老乡说，那小伙子是她同学，他们一起下过乡，现在经常来往。王阔海听完，心如刀绞，万般痛苦。心想，这是自己的初恋，那么真诚地投入，她要是不真正爱我，这份感情还有什么意义？今后，不能以貌取人，一定要找对我好的。

初恋的分手虽然让王阔海痛苦万分，但一位他认识的张姓老人，给他介绍了山东师范大学一位处长的女儿。一见面，女方看上了王阔海。王阔海决定不以貌取人，这姑娘形象一般，以他的标准，十分，她能打五五分半。而且姑娘的母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。女方和家人对王阔海格外殷勤。可是，王阔海跟她在一起，总觉得内心发紧，没有神清气爽，心花怒放的感觉。他说服了自己：理论毕竟是理论。两个人在一起是要赏心悦目的，可现在心里如此难受，又怎么能凑合一辈子呢？

于是，他找到媒人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愿意。不谈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不是谈了两三个月了吗？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“见了，心里难受。”

姑娘的母亲找到王阔海的政治处主任说：“你们的王克海跟俺闺女三四个月了，怎么能说不愿意就不愿意！”

“谈恋爱嘛，这很正常。他对你女儿有没有不规矩？”

“他抓着俺闺女的手说手好看。”

“还有什么不轨行为？”

“那到没有。”

“抓抓手，这不是什么事吧？”

女方虽然没能惩治王阔海，但影响造成了。

一位副政委在全团干部会议上不点名批评道：“有的人，一提干部就了不得了，找个对象，挑肥拣瘦，让人告到部队来了。”

干部股的人说：“以后王克海找对象来登记，我们一定要难为他！”

这件事让王阔海熬过了沉闷的一年。

团里的王承春副政委非常赏识有才能的人，对王阔海格外关心。在师部开会时，他听见另一个团的政治处副主任李本洲，正跟身旁的人说要给表妹介绍卫生队的军医。王副政委说：“停！我这里有个好的，先见我们这个！”

他回到团里，马上找到王阔海，用浓郁的胶东口音说：“克海，我给你找了个对象，非常漂亮，跟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一样的。明天上午就在趵突泉见面，



王阔海素描作品《女军人》

